

人与书
2011

《南方周末》专栏作家

范福潮 著

独占莲花自在心，河伯海若幻道身，
清风一过知秋水，浮名散尽是天真。

书海泛舟记

生能读几
述书
集腋成裘
初学记
曾伯伯
梁老师
续诗赠书
牛棚说书
巧读《诗经》
游思软系
换书
吴山夜话
捡书
踏雪寻梅
歪批《论语》
十三始作百字
孤独的体
久病成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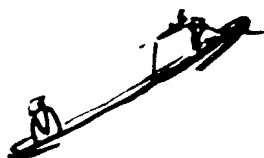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书海泛舟记

《南方周末》专栏作家

范福潮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海泛舟记 / 范福潮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366-8616-8

I. 书... II. 范... III. 随笔—作品集—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936 号

书海泛舟记

SHUHAI FANZHOU JI

范福潮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王仁定

责任编辑: 陈小丽 张定浩 (特约)

责任校对: 陈小丽

装帧设计: 熊 俊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上海印刷技工学校实验工厂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7 字数: 150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序

范先生来信说,《书海泛舟记》要出书了,让我写一篇序。

我是晚辈,何堪此任!但想到名可附骥尾而不朽,不免心里痒痒,也就顾不上佛头着粪之讥了,于是半夜里跳下床来,向读者诸君,交待我跟这书的缘分与读后的感想。

2003年5月中旬,当时正播电视剧《走向共和》,我约范先生写一篇介绍孙中山的文章,他写了《孙中山的筹款历程》。年底,我给他打电话,请他为第二年的《南方周末》阅读版写一个专栏,谈谈他的读书生活,于是,便有了《书海泛舟记》。自2004年1月开专栏,至2005年2月,发表文章二十七篇,读者反响热烈。这期间,他又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反思戊戌变法的文章《想起了王照》。今年,我请范先生在《南方周末》续写《书海泛舟记》。如此美文,

没让其他报刊抢了先，这就是缘分了。

书中文章，多是讲读书的故事和心得。作者成长于一个动乱的年代，一个以反智为特征的年代，却受到了良好的古典教育，几为绝响，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铸就这段传奇的，是他的父亲，细细把玩文章，字里行间常常看到老先生的影子。在我看来，老先生大略相当于藏书于壁间的伏生，不同的是，他于秦火未熄之际，就已向儿子传授《诗经》《左传》《庄子》《史记》……这些经典，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王小波曾谈到他有一位讲高等数学的老师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些东西你们一辈子可能都用不着，但是太美好了，你们不可不知道。”我常想老先生的心情，正与王小波的老师相同。

说是绝响，是因为我怀疑这样的教育方式，这种对经典的热爱，对智慧的热爱，在当今时代，是否可能？毕竟，这样的教师与弟子都难再有了。

此一问题，关乎世运，非只范先生之家教门风也。钱穆先生《国史大纲》论北朝胜于南朝的原因，在于当时北方儒统未绝：

汉族留北者，在当时皆以门第稍次，不足当“清流雅望”之目。然正惟如此，犹能保守几许汉族较有价值之真文化（即名教反动以前之两汉思想。在魏晋清流视之，则为落伍赶不上时代潮流也），经动乱艰苦之磨砺，而精神转新转健。诸胡亦受汉化较久较熟，能与北方士大夫合作，政治教化皆渐上轨道，故北朝世运胜于五胡。

反观当前的大众文化，种种病相，与钱穆笔下的南朝贵族何其相似：

南朝的王室，在富贵家庭里长养起来，他们只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与门风，又没有领略得名士们所研讨的玄言与远致。在他们前面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

由名士为之，则为雪夜访友，无知识，无修养，则变为达旦捕鼠。由名士为之，则为排门看竹，无知识，无修养，则变为往寺庙偷狗吃。

想来，范先生著书，或许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也许并非他的原意，只是我的联想。诸君于此不可不察焉。

我生于1976年，虽是百废待举，但毕竟比天翻地覆的时代要强一些。可惜天资驽钝，未经乱世，对书中的大义，哪领略得？

爰缀数语，言不及义，聊以为序。

刘小磊

2006年4月7日于广州

目 录

序	1	久病成医	48
一生能读几多书	1	习武记	51
还书	4	出关	54
集腋成裘	6	定军山	57
初学记	9	孟老师	60
曾伯伯	12	夜雨红楼	62
梁老师	15	刘伯伯	66
续诗赠书	17	巡河	69
“牛棚”说书	20	卖菜	72
巧读《诗经》	23	内部读物	75
游思软系	26	探皇陵	78
换书	29	华清池	81
吴山夜话	32	参读之法	84
捡书	35	算地	87
踏雪寻梅	37	六叔	90
歪批《论语》	40	老顾	93
十三始作百字文	43	远游	96
孤独的体验	46	南山	99

过江三事	102	人类的故事	152
辨字	105	稚子不宜背唐诗	154
夜行记	109	机器岛	157
焚稿	112	天空之城	160
解《西厢》	115	故事的起源	163
父子大学	118	莎山导游	165
秋水	121	英雄的瞬间	167
蒙族大哥	124	骑鹅旅行记	170
众神之舞	127	寻找一个消失的年代	173
香椿树下	129	一本安静的书	176
自然的箫声	132	虫子的历史学家	179
先秦寓言	134	漫话《圣经》	182
戏说庄子	136	三本《大卫·科波菲尔》	185
古代神话	139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88
春秋故事	142	通史难作	191
戏说历史	145	史传多为小说	193
笼中之鸟	148	经典常谈	196
少年游	150	后记	200

一生能读几多书

幼读唐诗，吟到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时，禁不住问父亲：“万卷书有多少？”父亲指着书柜说：“没多少。一部《全唐诗》九百卷，一套二十五史三千七百八十二卷，《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一部小小的《古文观止》还十二卷呢。古人一卷书的篇幅，只相当于现在的一章，万卷书其实并不多。一个人从七岁起每天读三卷书，到不了二十岁就能破万卷。至于能不能‘下笔如有神’，那就看其有无天赋了。”

中国古代自有文字始，印过多少书？恐怕谁也回答不出。乾隆敕令刊刻的《四库全书》，“著录之书，凡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即著录实有各书之总数。总目中仅存书名，而未收其书者，凡六千七百六十六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即存目之书之总数。”这些书目，肯定要小于古代实际著书之数。在古代，一个条件优越的书生，毕其一生，也只能读完其中的很小一部分。父亲说，在科举制还未取消的清末，能读过百种以上的书，就算是很博学的人了，秀才、举人也不过如此。

民国以降，西学东渐，外文著作大量翻译出版。读书人不光要读中国书，还要读外国书。书的种类以几何级数增长。一个中

型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就有十几万种，稍大点的图书馆藏书有上百万种，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前馆藏九千多万册（件），包括四百七十种语言，其中汉文书籍四十八万册。国内出版社每年出版的新书无计其数*。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读书人，就像掉进了书的海洋，毕其一生所能读到的书也只是沧海一粟。

那么，人在一生中最多能读多少书呢？总会有一个数量上的极限吧？“人生七十古来稀”，活到七十岁，应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年龄。七岁读书，每天读五六十页，平均三四天读一本书，一年读一百本，六十年读六千本，这还不包括读报纸、杂志、公文、课本。如果有些书要复读、精读、研究、摘抄，一生能读三千本书，就算是一个非常刻苦的读书人了。

我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进入网络时代。科技的进步改变了信息传播的介质和途径，也改变了自古以来人们单纯依靠印刷品（书籍）接受信息的方式。通过上网，同样可以读到大量的“书”。近年来，年轻人的阅读方式已有明显的改变。每天大量的时间用来上网看新闻、电子书刊、BBS 的帖子，闲了看看电视、听听歌曲、玩玩游戏，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人已经不多了。对他们来说，读书已是一种过时的精神消遣，是一种需要有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支撑的奢侈享受，是与世无争的书生酒后茶余附庸风雅的情

* 据统计，2004 年全国共有出版社 573 家，出版书籍 170485 种，总印数 31.13 亿册（张）；出版课本 36087 种，总印数 32.71 亿册（张）（见 2005 年 12 月 12 日《经济参考报》第 7 版，勾晓峰、王勉：《洋书紧逼教材断奶，地方出版社寻求突围》）。

调，而不再是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的探索、对哲理的思考、对艺术的品味。读书，在有些人眼里，已经成了孤独者的怪癖，一种不合时宜的行为。

时至今日，“一生能读几多书”已经不算是一个大众话题，甚至读不读书对许多人来说也都无关紧要。对功利事业的选择，任何时候都比读书更具吸引力。竞争的惨烈，尘世的喧嚣，生计的艰辛，欲念的诱惑，摧毁了多少读书人宁静的心态，迫使他们无奈地抛弃自己的精神家园，卷入滚滚红尘，在欲海尘寰中随波逐流，泯没一生。

（原载于 2004 年 1 月 22 日《南方周末》阅读版）

还 书

七岁那年，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天很黑，推开院门向外望去，昏黄的路灯下除了来往的公交车辆，看不见一个行人。父亲撑起雨伞，把我送到院门口，把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书交给我，叮嘱我快去快回。手里这本《东林始末》，是父亲借史大夫的书，说好借看十天，今天是第十天，他叫我去还书。史大夫住在二马路，若乘公共汽车，坐三站地；若抄近路，约走二十分钟。出门不远，雨就下大了，溅起的雨水打湿了我的裤腿，反正裤子已经湿了，还是走路去吧，来回可以省一角车钱。

到了史大夫家，已是8点多钟。他打开油布包，随书附着一封父亲用毛笔写的短笺。史大夫读罢一笑，从笔筒抽出毛笔在我父亲的信后写了两行字，然后在书架上找了一本《甲申传信录》，和《东林始末》一起包在油布包里，把信夹在书里，让我带回去。

第二天，我看到了父亲给史大夫写的信：

暮桥兄：因家事烦扰，书未读完，先如期璧还，若允弟再读三日，最好。另，前日所还《甲申传信录》，有几处尚有疑惑，能否再借三日？盼复。即问安。

史大夫回信：

仁兄如面：书遇仁兄如人遇知己，善莫大焉。家中藏书，随兄取用，无须按期归还。明晚七点半，河声戏院有马金凤《穆桂英挂帅》，我已买好甲票两张，王家茶馆等你。请嫂夫人安。

史大夫是戏迷，常邀我父亲看戏。我家孩子多，遇着有病发烧，父亲就派我去叫史大夫，不管早晚，他马上提着药箱来我家，看病打针，走时，顺便借几本书。史大夫不像我父亲那么认真，他借书从不写借条，父亲专门为他建了一册“书刊往来账”，他走后，父亲把书名记上，数一数他还欠几本书没有还，见有绝版珍籍，免不了要念叨几句。但二人交情深厚，念叨归念叨，父亲从不催他还书。

每个礼拜天，父亲带我上街，总要办三件事：吃饭、洗澡、逛书店。8点出门，先去书店，逛罢两三家书店，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父子俩到南方酒家点两个菜，回锅肉五角，沙锅豆腐三角，两碗米饭，总共不到一元。饭后，到光明池洗澡，浴室的休息区间隔成单间，每间两张床，门上挂着白门帘，床单、枕巾和毛巾被很干净。洗完澡，父亲睡一会儿午觉，醒后要一壶茶，躺着看书。我问父亲：“咱家不是有《带经堂诗话》吗？您怎么又买了一部？”父亲不语，掏出钢笔在扉页上写了几个字，把书包好，让我送到史大夫家。

史大夫打开书，小声念道：“新的不去，旧的不回。史兄惠存。”念罢，哈哈大笑。他从书柜里取出一函线装书包好：“你爸爸赠我新书，是催我还旧书呢。”

（原载于2004年2月5日《南方周末》阅读版）

集腋成裘

童趣盎然，回味无穷。七岁上小学，第一天放学回家，见母亲在桌边裁纸，桌上放着一只纸盒子，她教我用剪刀把纸盒盖上剪出一条一拃长、一指宽的缝，把盒盖封起来。母亲把做好的纸盒给我说，放在你的枕头边上，看书遇见生僻字词，有了疑难问题，查字典辞书，或问你爸，弄懂了，记在纸上，存在盒子里，一月打开一次，装订起来。父亲的枕边就有一只这样的盒子，像个投票箱。小时候，我见父亲常把写了字的纸条塞进盒子里，有时也把硬币和毛票放在里边。每月最后一天，父亲让我们姊妹们抓阄儿，谁抓到写着“集腋成裘”的纸条，谁打开盒子，里面的零钱就归谁，但也要干活儿，把盒子里的纸条裁剪、分类、编页码装订起来，至少要忙半天，后来，父亲把这事交给了我。我常翻月份牌，盼着月底这一天，每次开箱，都有惊喜，除了几块零钱，还有父亲读书记下的字、词、成语故事、典故出处、寓言笑话、人物逸事、地理交通、历代官职、书目题解、书摘批语……吉光片羽，满目琳琅，边整理边读，忍俊不禁，真是莫大的享受。

一年级，作业多在课堂完成。下午放学早，或在家下棋打弹子，或去游泳，或去捉蚰蚰，或带上弹弓去树林里打鸟，或坐公共汽车逛街，或去影院看电影，不管新片、老片，儿童票一律五

分钱一张。戏票则分甲、乙、丙三等，五毛、三毛、两毛，儿童看戏不用买票。吃罢晚饭，妈妈领我去看戏，走到戏园子门口，给我买一毛钱的糖果，边吃边看。

我是在戏园子里识字的。五六岁时，隔三差五，随父母去看戏。戏台一侧挂着的一幅长条银幕，演员在台上唱，银幕上同时用幻灯打出唱词。我听不清演员唱的啥，就问父母，他们一字一句念给我听，边看边听，渐渐记住几个字，像“自那日与六郎姻缘相见”一句中的“日”“六”，“府门外三声炮花轿起动”一句中的“门”“三”“花”，“为黎民七十三我甘冒风霜”一句中的“七”“十”“我”“风”。记戏名，也认下不少字，父亲把戏名分类串起来教我念，如按数字归类，则有《一捧雪》《二进宫》《三滴血》《四进士》……《九江口》《十道本》；按人名归类，则有《杜十娘》、《花木兰》《金玉奴》《王宝钏》等；如按地名归类，则有《汾河湾》《五台山》《打登州》《文昭关》等。就这样日积月累，上学前便认得几百字了。

父亲待我宽严有度，只要不淘气得出了圈，玩耍从不受限制，但对日课要求极严，近乎苛刻。每晚睡觉前，他都要检查，该读的书读了没有，该练的字帖练了没有，据实回答，不能撒谎，没做到的当晚必须补上，撒谎则要严惩。父亲给我定的日课有，《千家诗》十首，熟读三遍；读《幼学琼林》一页；继而诵读《古诗源》、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父亲从不问我笔记的事，但到月底我的纸盒里若不够三十页纸片，或纸片上字数太少，则说我偷懒，当晚必须补足。我不知该写什么，父亲就罚我抄书。后来，父亲每天

晚上检查日课之后，就拆开烟盒，内衬纸自己留着用，烟盒纸给我用，嘱咐我，不动笔墨不读书，每天必须写满一张才算数。月底打开盒子，父亲手拈一纸念道：“莫笑老翁犹气岸，几人白发上华颠？戏马台前追两谢，风流犹拍古人肩。”*连夸，改得好、改得好。

后来，我在《二程集》扉页上题写：“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友人不知其趣，幼时情景，难与外人道也。

（原载于2004年7月15日《南方周末》阅读版）

* 黄庭坚《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

** 程颢《春日偶成》。